

抒怀



车行至厦蓉高速湘南段，我仿若遁入仙境。

雨后初歇，青山连亘，云雾缭绕，活脱脱一幅“雾锁山头山锁雾”的写意画。云海茫茫，如梦如幻，它忽聚忽散，缥缈如烟，我却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它的清新、它的凉意。

白，纯白。

转头而下，重返人间，一片清新的绿让人心旌摇荡。草塘被风吹拂，就像绿色的浪，绿得发光，绿得鲜亮！

绿，森绿。

看那一山的绿，仅仅是远观，心境便会悠然。那架在半山腰的高速桥，我们方才驶过的地方，在这白与绿的纷呈里若隐若现！

这就是古朴而宁静的沙洲村啊！一个远在湘南大山深处的小山村，被

春风吹绿沙洲村

长沙市作协会员 左琦

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惦记着。

1934年长征途中，3名女战士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，临走时，她们把仅有的一床被子剪

下一半留给老人。

“半条被子的温暖”专题陈列馆里，一张发黄的1984年11月14日的《经济日报》赫然在目。“当年赠被情意深如今亲人在何方”，这篇文章寄托了徐解秀老人对3位女红军的无限惦念，几多怜惜。可以想见，从1934年分别后的每一年冬天，这位老人都会在清冷的夜里，回想起这一年直抵心间的温暖，她早已把她们视作至亲，迫切地想知道3位女红军的下落，四处打听，竭力寻觅。

在饥寒交迫、生死攸关的时刻，一份军民风雨同舟、血脉相通的鱼水之情让无数人淌下热泪。故事历久弥新，化作无形的精神路标，传遍大江南北。

一栋栋修葺一新的民居很是醒目。黑白映画，青砖青瓦，亭山有意，

草木有情，不娇柔，不造作，沉淀着守拙的民风。走过的每一条小巷，看过的每一面墙，在明朗素雅的景致里，是一派清新无比的绿意。

徐解秀老人的故居已承接多年风雨。几间老屋镌刻着几代人的记忆，更见证着祖祖辈辈历经的沧桑巨变。古旧的屋内，窄小破旧的木床上铺着草席，无声的事物向人们讲述着有声的故事。徐解秀的小儿子朱中雄老人已84岁，他佝偻着背，声音却清脆洪亮。他清楚地记得，2020年9月16日，在湖南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前往郴州市汝城县沙洲瑶族村，重温“半条被子的故事”。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、自豪的笑容，恰似一缕春风，善良淳朴，简单满足。

太阳追着绿色奔跑，树叶在阳光下闪烁着明亮的光芒。醉人心脾的绿，万物跟着明亮起来。活在有爱的人世间，滋生出面对生活的无穷力量，那是生命最美的底色。

生活

拧柳笛儿

□ 董宁
山野变暖，早春的风笑爽爽地吹来，万物便有了生机。
不经意间，岸边的垂柳便有了笑意，柳丝上挂满了密密匝匝的鹅黄珍珠儿。

“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”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”春天里，柳是极具诗情的。在画意诗情里，我总会想起乡间的柳林和童年悠远的柳笛儿，心里流淌着乡村的质朴和童年无尽的欢乐。

村子东面有一条小河，岸上有一片柳树林。春来时，柳枝飞舞，身姿婀娜。星期天或下午放学，我和小伙伴挎上篓子，带上镰刀，成群结队地去地里挖野菜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总会跑进柳树林，在那里疯玩上一阵子。

编柳帽是我们最爱做的事。取一根折下来的柳条，绕自己的脑袋编一个圈，再麻花状地缠绕数根，然后在圆环上横七竖八插满枝条。或直立，或斜飞，或下垂，很随意的样子。丰满的柳条盖住了脑袋，柳帽也就编好了。小伙伴们戴着柳帽欢呼雀跃，欢声笑语在柳林里荡漾开来。

在乡间，春风吹来的时候，孩子们总是要吹柳笛儿的。河边的柳丝开始泛绿，上面的柳芽儿一个个都嘟起了小嘴，星星点点地挂满了柳枝，掰开一个，里面是一脉水汪汪的绿，当毛绒绒的柳芽儿变成了细长如眉的叶片，乡间就有清亮亮的柳笛声吹响了。

柳笛儿又叫柳哨儿，做柳笛儿是快乐而有趣的。取来细柔的柳条儿，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切成一段，捏住枝条两头，向相反方向轻轻拧动，反复揉捏，柳皮就会在柳骨上滑动，与柳骨慢慢分离。等柳皮全拧动了，用嘴咬住柳条儿一端，缓缓抽出光滑的柳骨，手里便留下了软软的柳皮管。然后，把柳皮管的一端捏扁，刮去约一厘米的青皮，露出鹅黄的内皮，这样柳笛儿就做好了。我和小伙伴就含在嘴里使劲吹，柳林里便响起了清脆悠扬的柳笛声。

春到了，我总怀念乡间那悠远的柳笛儿。它吹响了春天，吹亮了春色，吹软了童年，更吹出了乡间的质朴与纯净。

美餐



吴海明/摄

忆情

一年后，我重回教师岗位

炎陵县霞阳镇中心小学 黄艳妮

2019年深秋，我沿着街道散步时，时常遇见一位长辈，每次碰面，多半是礼貌性地打个招呼便走了。突然有一次，他慢了下来，和我并肩同行，对我说道：“你以前的学生很喜欢你吧？”“嗯？”我不解地望着他。“前些日子，我去乡下扶贫，遇见了你以前的一个学生。你离开后，她就哭着说要跟着黄老师来城里读书。”是谁呢？思绪乘着深秋的落叶飘啊飘，飘到了那所熟悉的乡村小学，记忆的闸门就这样被打开了。

21岁那年，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乡村小学任教，离家约50公里。

记得初到学校的那天，有老师对我说：“我们学校已经好些年没有进过这么年轻的老师了！”我略带羞涩地打了个招呼，便提着行李去校长室

报到了。副校长从一堆资料中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想必是繁杂的开学工作令她忙得焦头烂额。“你是第一师范毕业的？专业是汉语言文学？”“是的。”“太好了！”后来，我才知道，在乡村学校，专业对口并不是常态。而我，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一年级班主任和语文老师。就这样，开启了我孤独而灿烂的乡村教学生涯。

刚从大学象牙塔走出来的我，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，怀着满腔的热血与激情，对待工作总有使不完的劲。

在春天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去校园里寻找春姑娘的踪影，一起完成“孩子的画与话”；夏天到了，我们一起唱歌跳舞排节目，庆祝属于孩子们的六一儿童节；秋天，我们一起走进田野山村，用“树叶和稻草画”留住秋天；

感悟

母亲日渐苍老、佝偻的身影像针一样刺痛了我，总想说点什么，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母亲不识字，完全不会打扮，甚至弄不清长沙与湖南的区别。我从小就嫌她土气，总不大愿意亲近她，即使每次吃饭的时候，也宁愿坐在身着制服，显得帅气的父亲旁边——尽管他时不时会修理我一顿。她却并不在意。

我更厌烦母亲的唠叨。每每参观过学霸们的奖状墙后，她就要喋喋不休：“瞧瞧别人家的孩子，多出息，趁明儿你也给我长长脸……”如果是吃完升学宴回来，也会捎上一句：“你倒是学学人家的孩子，将来考个好大学！”我终于恼了，针锋相对地回应道：“别人家的妈妈可不像你这样烦人！”她顿时愣在了那里，良久才默默走开……

我终究没有成为别人家的孩子，她也没有成为别人家的妈妈。我到底还是上了本市的一所专科学校，自然不足以摆酒庆贺。临行前晚，母亲深夜才睡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她将早已整理好的行李检查了一遍又一遍，唯恐遗漏了什么。

大一暑假，我的处女作在市报上发表了，虽然只是一篇千字小文，但我高兴得像个国王。一旁的母亲也兴奋不已：“让我看看，快让我看看！”我兴味顿减，冷冷地扔下一句：“你能看得懂吗？”然后悻悻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她从父亲单位那一堆堆积如山的报纸里找到了登着我文章的那一张——这对于一个不识字的人来说，是多么不容易啊！此后，这张报纸便成为了我家的迎宾名片，而我也成为了她口中的“大作家”。

然而，事实上我并没有成为什么大作家，而是当了一名普通的教书匠。但这并不妨碍我成为母亲最大的荣耀。她带着这份荣耀随我进城了，一面照顾着我和年幼的女儿，又一面在屋后的乱石堆里抠出了一块篮球场大小的菜地。迎着我惊讶的目光，她搓着布满老茧的手，解释说：“自己种的菜，吃着放心！”紧接着，她又投入到了另一场忙碌之中……

望着母亲忙碌的背影，我的眼眶又一次湿润了，那一句话终于喷涌而出：下辈子，您还做我妈，好吗？

双牌县第三完全小学
龚明亮
别人家的妈妈

冬天，我们在感恩节时进行“护蛋行动”、在元旦时为在外务工的父母亲写贺卡做礼物……两年的时光里，我与学生共同成长，相互成就，在那所偏远的乡村小学里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教育理想国。

2019年，我调至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文字工作。得心应手之余，我开始怀念起语文课本上的“天、地、人、你、我、他”，想念那群淳朴而不失可爱的娃娃们。

2020年，我重新回到了朝气蓬勃的校园里。“黄老师！黄老师！”孩子们兴奋地叫嚷着。看着这些笑脸，我知道，尽管时光在流逝着，我们的师生情谊却不曾改变。在这一刻，我明白了重新回到教师岗位是一个多么正确的决定。